



春
秋
左
氏
傳

十七
八

十八
卷
自
二十
三年
至
二十
八年

服部文庫
117
206
5



117
206
5

春秋

左傳卷十七 襄公盡二十五年

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

月己巳杞伯匄卒

盟五同

夏邾界我來奔

無傳界我來奔是庶其之

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葬杞孝公

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

及慶寅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之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

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晉欒黶復入于晉

以惡入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及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己卯

左傳

卷十七

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

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之罪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掩其

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告不不言遂者間有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

母杞孝公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禮為鄰國闕禮

侯絕期故以陳侯如楚也朝陳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

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皆黃黃奔使

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慶氏以陳叛因

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

魯為母服期長絕
則非母也
札許及為降其親
又同和為不降
平以當服絕麻三月
是輕絕麻三月其國
過鄰國故言為鄰國

使慶
樂往
絕句

君屈建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

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

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故書曰惟命不予

常周書康誥言有義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

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納

諸曲沃欒盈及欒盈夜見晉午而告之晉午守曲沃大夫對

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

也知不集也集成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許諾伏

林注謂二慶皆公子黃叛
陳侯所為不義肆放
言不可放在人上

之而觴曲沃人晉午匿盈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

孺子何如孺子六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

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謝眾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

畫入絳獻子魏舒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

獻子蓋前夜將掩晉未備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趙武氏以原屏之難怨

樂氏成八年莊姬諱韓趙方睦韓起讓趙中行氏

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

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荀偃

趙莊姬通趙嬰於
天亦同層李見述

荀首之子荀瑩知悼子

氏悼子知瑩之子荀盈也少年十程鄭嬖於公亦

荀氏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晉樂王鮒侍坐

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

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且樂氏多怨子為政

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賞罰為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

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晉悼夫人有王

鮒使宣子墨綬冒經晉自殺戰還二婦人輦以如

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

故為婦人服而入

左傳

卷十七

襄公

正

林本注作言不負
要約明如日

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
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
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
隊遂超乘跳上獻右撫劍左援帶劫命驅之出僕
請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之
以曲沃巴同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
其罪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
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
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約乃出豹而閉之

林注督戎見斐豹出門從之拒戰

閉著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督戎踰入豹自
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樂氏乘公門
也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
用劍短兵接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遇樂樂
敵欲致死樂氏退攝車從之子戎車遇樂樂
族之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樂射之不
中又注注屬矢則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標或以戟
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樂魴
氏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
前鋒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
軍次前軍

范鞅呼其名而謂之曰樂免之

軍傳擊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貳廣上之

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啓牢成御襄罷師

狼遠疏為右左翼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

日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太殿燭庸

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自衛將遂伐

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

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

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

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也曰將如君

注四人
夏之御
寇商子
游雍如
燭庸
越也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

難奉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子姑止

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

之於君之惡過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

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屬汲郡爲二隊

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張武軍

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戍郟邵取晉邑封少水封

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

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

晏釐齊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

大夫主故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彌公

公鉏悼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

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他日又

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乃止此不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太

夫酒臧紇為客為上既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

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孫

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

父

之禮列在季孫失色不從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馬正家温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所位敬共命何常之有無常位也若能孝敬

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

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季孫

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故公鉏氏

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不相季

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子之庶

使公鉏為武子設燕

字彙飲古感切云与空同空徒咸切淡坎傍入也又坎底又昂坎初文入于坎宮

子孺子秩之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孫為孟孫後再三云錫

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錫請讎臧氏孟使

氏與公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

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

若錫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

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

奉錫立于戶側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

公鉏曰錫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

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且夫子之命也

遂立錫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多澤
句出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孟孫之惡

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愈已疾之疾也順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

將葬葬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臧孫使正夫助

之正夫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孟

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紇

聞之
絕句
戒句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宣叔娶于鑄

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姪子謂之紇長於

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宜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

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

罪不及不祀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中為先賈

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

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為自臧孫如防

孫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

非敢私請為其先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敢

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

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臧孫曰無辭

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對曰盟東門氏

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

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

國常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

左傳

卷十七

次以序及後言

穆姜成公夫人襄公之母
穆姜

廢長立少
此未指注引廢
長立少也

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

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臧

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孟椒孟獻子

伯居猶伯居猶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

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自外犯君而入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

于且于且于傷股而退齊侯明日將復戰期于壽

舒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

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華周

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日

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

杞梁杞梁即莒人行成勝大國齊侯歸遇杞梁

之妻於郊梁戰死妻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

命焉言若有罪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齊侯弔諸其室傳善

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

言伐晉齊侯自道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

齊侯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晝伏夜動不亢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

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鼠

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

常念如順事怨施也蓋以此作子必順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師

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

伐鄭公至自會無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太原

以為號故曰能後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在商

自虞以上昭二十九年在周為唐杜氏唐杜

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在周為唐杜氏二國

馬縣東南有韋城

劉子授龍于秦於公

左傳卷之三十一

左傳卷之三十一

左傳卷之三十一

左傳卷之三十一

左傳卷之三十一

左傳卷之三十一

左傳卷之三十一

名殷末不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

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謂不廢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天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

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祏宗廟世不絕祀

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朝聘之增重也

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倚賴其分財

賴持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沈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

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詩小雅有基君子樂美其道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無懷心也

左傳

以禮樂樂君子

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恕思以明

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母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

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林火散也宣子說乃輕幣是

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

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

敝邑不亦因也大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敢不稽

首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夏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

而還為下吳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

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齊社蒐軍實使

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

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秋齊侯聞

將有晉師夷儀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

師辭有晉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介根侵介根

今城陽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會于夷儀將

以伐齊水不克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

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諸侯還救鄭諸侯

左傳 卷之七

正其曰其年彼俱是夫無國士大小人民安焉之異其在於此彼也一也其志在下鄭亦下晉之彼若大夫我下下之

本傳 卷之七

殺師挑戰

十一

晉侯使張駱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

也鄭人卜宛射大吉射大鄭子大叔戒之曰大國

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甲下之太叔游吉對曰無有衆

寡其上言在已上者有常大叔曰不然部婁

無松柏部婁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

外二子張駱輔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

巴皆乘乘車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轉而鼓琴轉衣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皆取

宵於橐而宵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

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

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

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

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楚子自棘澤還

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

師之役故在此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

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

讓之二子楚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

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令尹遠彼告

左傳 卷之七 十一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

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

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陳人復討慶氏之黨

滅宜咎出奔楚以稱名齊人城邾邾魯之邑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

有禮也賜之太路太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

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子羽

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醜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

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

已又何問焉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

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

也言鄭本小人為明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北盟主未有無道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

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秋八月己巳諸

侯會于夷儀

釋例陳蔡楚之與國
鄭欲得親於晉故伐而
之晉士結詰其侵小
左谷以東門之役故免
於譏及其侵蔡既死

口二大夫一親例之此
左傳下公孫舍之

鄭國
之魯
洛邑
也於
城名
其地
昭

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公至自

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衛失國，使衛分之。

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衛侯入夷儀。

儀，上經在。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

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

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曰：不在病，我必速歸。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民欲得異於他

日，齊師徒歸。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

齊棠公，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偃曰：男女

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下，齊，丁公，崔之祖。臣出自桓，不可

齊桓公小，自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三三。

困之大過三三。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

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

口... 禮記... 呼... 呼... 呼...

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困

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動據于蒺藜所恃

傷也坎為險為澤澤之生物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

妻其可得見今上昏而遇此卦六崔子曰蒺藜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蒺藜言棠遂取之莊公通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崔子因是

怒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曰晉必將報欲弑

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

乃為崔子閒公何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

子朝于齊且于役在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

視事欲使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命美侍人賈舉止

眾從者而入閉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與公登

臺而請弗許請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

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聽公命近於公

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命

徐云說為行朝且...

干振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

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

僕壇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祝佗父祭

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弁

祭服祭宰之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

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酸蔑于平陰酸蔑平陰大夫公

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其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眾曰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曰歸乎曰君死

安歸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

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故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若為

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

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將庸何歸將用死亡

歸門啓而入枕屍股而哭以公屍興三踊而出人

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也舍置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年莊公黨為二十叔孫八年殺慶舍張本

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倚如叔孫還納其女成十六年奔齊

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丁丑崔杼立而

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廟曰所不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

子抄答易其離因自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

與景公盟亂未去故復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與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其弟又書乃舍

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

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

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暱藏也

也其誰納之行及舟中將舍舟中狹道嬰曰崔慶其追

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眾無所用遂舍枕轡

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舟中謂嬰曰速驅

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眾得用崔氏

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

左傳

卷七

一

繞也

字

繞

繞

繞

繞

繞

繞

繞

翠是扇之類，禮器云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卿八，加龍二。

人姓因名里死十三禮四翼喪車之飾不殯殯止下

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晉

侯濟自泮泮水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

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使

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逼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男

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

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

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

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

齊有喪師自宜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

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政有之失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

之夷儀翟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

於齊以質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井堙

木殫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

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

太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

將巡城不欲載入公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

左傳卷之七

承於八王成四河于

正義云陳既執殺使官
司廢闕民人令散符
節亡失故使陳司授
招致民人司馬集致
符節司空檢致土
地使各依其旧又刊
炫服度自有記

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與男女無別

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

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陳侯使司馬桓子賂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眾男女別

而繫以待於朝繫自囚係子展執繫而見見陳再

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

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

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家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代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

同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重禮

矣止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

令尹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楚遠于馮卒屈建為令尹

屈建建之祖父今此屈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一年邲之役楚有

舒鳩人卒叛前年楚令尹子

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

先先至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

童諸

不及子木與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子疆曰久

將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水墊隘慮請以其私卒

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我克則進奔則亦

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

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

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簡師會之吳

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

遂前及子木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不自夷儀與鄭

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戎服將事戎服軍旅

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

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我先王賴其利器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而封諸陳以備三

恪周得天下卦夏二王後為二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曰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

亂蔡人欲立其出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殺大

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自殷二王之後則各行用其正朔也王之王
二王前其禮也格也二王之後不假格也
二王前其禮也格也二王之後不假格也

恪而
示敬
耳

奉戴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夏氏皆厲公之子

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年陳夏徵舒弒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陳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

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大姬陳之靈

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也陳知其罪

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唯罪所托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

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衰也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

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桓王卿士城

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以授楚捷今我服亦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

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趙文子曰其辭順

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

之功謝晉受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

○何以至此
言何以至存我國哉
存國抗大國也

王長女
胡公若

伐以仲尼曰志有之志古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猶足

也成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不能得行猶

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榮辱之生

楚薦掩為司馬子馬子馮子木使庀賦治數甲兵閱

之甲午薦掩書土田書土地乃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

鳩數澤鳩聚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辨京陵辨別

高曰京大阜曰陵別表淳鹵淳鹵薄之地數疆

之以為冢墓之地表淳鹵表異輕其賦稅數疆

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闕地不牧隰臯隰臯水

防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町原

為芻牧之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

夫九夫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賦車籍馬

色歲齒以賦車兵徒兵卒甲楯之數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十二月吳子

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門于巢攻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也我獲

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

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

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往年楚子

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將伐舒鳩

為國車

項原

於野者

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管程鄭卒子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為子管程鄭卒子
 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
 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然
 明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
 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後思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其過鮮矣衛獻
 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
 聞之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
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
 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
 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
衛武公及
 世也喜九明年衛獻公十四年二十七年果殺甯喜
 春秋左傳卷十七

至四奔在衛右衛君剽而孫文子
叛在戚國亂又衛侯行自夷儀託
納於甯而甯許諾國人其如甯何
詳案次廿六年傳可知

春秋左傳卷十八 襄公盡二 十八年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 儀會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 如晉涖盟伯車秦伯成而不結 不結固也傳為後 前年之未而特眺 此者傳寫失之

春秋左傳卷十八 襄公盡二 十八年

傳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 儀會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

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成而不結 不結固也傳為後 前年之未而特眺 此者傳寫失之

經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 侯術復歸于衛 復其位日復歸名 夏晉侯使荀吳 來聘 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會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 侯術復歸于衛 復其位日復歸名 夏晉侯使荀吳 來聘 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會

來聘 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會

左傳 卷十八

一邱皮而會可賣

子孫世世

公侯皆應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秋宋

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入

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冬楚子蔡侯陳

侯伐鄭葬許靈公靈公卒悼公立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負欲使各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

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集八二息兵晉國以晉國賴之不集

三軍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女奴以

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秦人救之平公

曰晉其庶乎庶幾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

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一子不心競為不務德而爭

善善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衛獻公使

子鮮為復使為已辭敬敬似強命之子鮮之母對曰

君無信臣懼不免敬敬似強命之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

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

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敬似不獲命於敬似不

得

賢國人信之必

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似不

得

辭不能

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

夫衛大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天下

誰畜之容也猶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悼子甯喜也受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遂

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入若不巳死

無日矣也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

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悼子曰雖然

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子

孫文子之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傷伯國孫襄也兄皆甯子出舍於郊欲伯國死

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

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書曰甯喜弑其

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孫林父以

戚如晉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孫出衛也

也林父事剽而刑入義可以退唯甲午衛侯入書

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

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公

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

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

人怨矣所怨在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

縶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

也謂剽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

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

衛人侵戚不不能安東鄙和孫氏愬于晉孫氏

茅氏茅氏戚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

孫蒯追之弗敢擊孫蒯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遂從

衛師敗之蒯感父言更還雍鉏獲殖綽雍鉏孫

復愬于晉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

月甲寅朔享子展元節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

先入邑以路及命服為邑賜子產次

請之於王蓋

左傳

卷之八

四

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年上卿子展次卿子西一十九年乃立

子產為卿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賞禮以禮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

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政知國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

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

有備而還雩婁今屬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

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

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正於伯州犂正

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

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上其手曰夫

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手曰此

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戍怒抽戈逐王

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

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

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獲

本器人壽楚乃大文正曲五於伯州犂之弟

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

請董父必不得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

秦不其然免之楚獻功大名也以貨若曰拜君之勤

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

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此董父可得

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之善乃六月公會晉趙武宋

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

趙武不書尊公也公侯向戌不書後十井也

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也後會

執之不得與晉人執齊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秋七月齊

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晉侯兼享之晉侯賦

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國景子相齊

侯賦景子賦蕭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

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二詩所趣

左傳

晉人執... 諸物執之... 此蓋徑... 人必言... 趙武而其... 晉人執而... 諸物執之... 此蓋徑... 人必言... 趙武而其... 晉人執而...

晉人執

諸物執之... 此蓋徑... 人必言... 趙武而其... 晉人執而...

通說... 謝... 此之...

嘉

令

各不同故拜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

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

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

為林父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

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為殺晉成二百有國子

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子展賦將

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眾言可畏衛侯晉侯

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

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

仲子無踰我國無折我樹
良七族
子展子西子產伯有子叔
子石伯石

羽不為卿故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赤而毛

奔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各之曰弃長

而美平公入平公共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佐貌

視之尤也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佐貌

順太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

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秋

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

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

不惡女乎夫謂大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生傳

伊庚之子內師故言若已不行其共其文子內侍之職

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音共

其外莫共其內伊庚為太子內師臣請往也遣之至音往

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而騁告公騁馳也

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

求對曰欲速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也問

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

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婉也召而使講曰日中不

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過

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

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馬問之對曰君夫人

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聞人歸以告

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曰

君之妾奔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鄭伯歸

自晉請衛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

不免於戾自懼失敬於使夏謝不敏夏子君子

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參與蔡

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

左傳 卷八 二文相友說二子亦相友

子孫相父伍舉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

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

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

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

戌將平晉楚平在楚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林晉實用之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善為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

人則國從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

人之謂也詩大雅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商頌有之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賞

左傳卷之八

世說新語卷之八

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

則飲賜飲饜也酒食賜下無此以知其勸賞也將

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此以知其畏刑也

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

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

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年晉

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

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

夜軍之鈞同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

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

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

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

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雍子

奔晉晉人與之郟郟音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樸

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明日將戰行歸者

左傳卷之八

雍子

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年元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

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子反與子

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子

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

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

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棘

為也事見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與之苗若敖亂在宣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

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若塞井夷竈

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樂范易行以誘之樂書時

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中行二郤必克二

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此

玉故曰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子

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

左傳

卷八

十一

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叔舉娶於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叔舉女實遣

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

亦不以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材以能

此叔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

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叔鳴逆之叔鳴伍舉子傳

舉所以得反子許靈公如楚請伐鄭許他國皆大

孫復仕於楚夫獨鄭伯自行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詐為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在楚

王是故昧於一來貪昧猶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也逞快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

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

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子展說不禦寇十二

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

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於汜

南涉汝水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衛人歸衛姬

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左傳卷之六

失政也傳言晉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

聘聘不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各

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王

旅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言周衰諸

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言周衰諸

侯莫能如禮唯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其夏齊烏

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襲衛羊角取

之今廩丘縣所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有大雨

自其竇入甯買開介于其庫人高魚庫以登其城

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又取邑于宋於是范

宣子卒宣子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

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

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

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

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

有權謀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秦不傳會者十四國齊

秦不傳會者十四國齊

秦不傳會者十四國齊

秦不傳會者十四國齊

秦不傳會者十四國齊

秦不傳會者十四國齊

正義傳云李孫以公
命余豹使視知昧
而叔孫不從不其放
言遠公命故駁也
從公之幸理順也
不視知昧其是示
也順君之命其禮
大也約不倚是順
道也非自是也
以遠命之也

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盟可知故
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
于晉會常在衛上孔魚
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行

經以國討為文書略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衛侯
行

之弟鱣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
至出奔故書翁以罪兄

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其
命之釋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

論之備矣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
閏若是十二月則辰為二二失閏故知經誤

傳 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使烏餘具車徒
以受封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

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而遂執之
盡獲之皆獲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侯是以睦

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齊慶封來聘其車美
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叔孫曰

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

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鄰風曰相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
為邑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衛甯喜專公

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

祇成惡名止也祇通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無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皆死

孫氏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穀不書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于宋為明年衛即轉也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甯

明也 止者若果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

難乎難以治國且鱒實使之使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

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不可

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纓裳縷細而希非五服

服無月數而獻公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

尋薨故言終身

徐云 讀音 終身 非五服 此服此 終身 尋薨 故言終身

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丁乘之絕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

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

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

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君其命之乃使

文子為卿文子大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良之名如晉告趙

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

之蠹蠹害物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

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弗許楚將許之以召

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

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

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

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

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折俎禮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

是禮也以為多文辭米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

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

石惡至須無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

從趙武後武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

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使諸侯從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

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

於秦也不能服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

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

木使馴詒諸王馴傳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

也經所以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是夜也趙

孟及子皙盟以齊言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

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與子木俱

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楚各處其

偏晉處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懼難

也言楚有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

為上故晉營在東有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

盟在宋

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

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

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

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

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

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信亡何以及三子木死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

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斃也若合諸侯之

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

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夫以信召人而以信濟

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為楚所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

諸侯而稱兵以害我也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取信故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既而齊人請邾

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

顯弱命之君而遂晉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

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

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狎更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

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

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楚為晉細不亦可

乎楚欲推使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益孔子王

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

夫酒滅楚統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

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

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莊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

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矣哉尚上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宜其

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交子木又語王曰

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

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

垂隴自宋還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右

從二子石甲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以卒君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

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箒也此詩刺淫亂故

取人之無良我以趙孟曰林第之言不踰閫況在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箒也此詩刺淫亂故

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

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

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

我願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

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公孫

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趙孟曰匪交匪

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

第注同

詩經正義

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祿得乎卒享趙孟因以取義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

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則鄭伯

孟倡賦詩以自寵故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

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

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

亡者在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印氏其次也樂

而不荒謂賦蟋蟀曰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

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

故謙言免也公與之邑六十以宋子罕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

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

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亂人以廢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

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

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辭

左傳卷之十

免謙言

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架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何以恤我我

其收之逸詩恤憂向戍之謂乎善向戍能齊崔杼

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

之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子崔齊

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疆怒

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

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

謂崔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

成疆之言告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

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薄慶之厚

也崔敗則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

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

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家皆逃求人使駕

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且曰崔

左傳

卷之二

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見慶封慶封曰崔

慶一也言如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葵帥

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

家其妻縊郭姜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嬖為

至則無歸矣乃縊不見其妻崔明夜辟諸大

墓開先人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遠

罷如晉泣盟罷令尹子蕩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

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

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

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

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必歸

崔氏之亂在二十申鮮虞來奔僕貨於野以喪

莊公為齊莊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

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

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顛置兩

冰為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書喜之黨邾子來

教自文抄給老人言
甲子事也

諸夏之君如楚始此

靈王崩

星紀日月五星所終始也
歲星大率十二年一周天

左傳卷六

昭公

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各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十有一月公如

楚為宋之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

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

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歲在星紀而淫於玄

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

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以有時苗

陰不堪陽時苗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淫行故天時溫蛇乘龍蛇

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龍宋鄭之星

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宋鄭必饑玄

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

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

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

今齊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

秦齊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

禮者自聖而尊人
大國之禮也

左傳卷六

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

勸行重丘盟在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

功於衛國惡之罪傳言來朝邾悼公來朝時事也非宋盟宋

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

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且其

過此也往日至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也廷往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

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僑聞之如

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孟孝伯如晉告將

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蔡侯之如晉也鄭

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

辱君謂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

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

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

承天之休休福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以歲之不易聘

廿二年晉侯自汴入夷儀伐齊
報和款之使齊納賂於晉
且有成也

遇禍

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今執事有命曰女

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

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

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

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上震下坤之

頤三三上震下艮復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

陽之卦上處極位而復反其楚子之謂乎欲復

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其願謂欲得鄭朝而弃其本不脩復歸無所是謂

迷復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

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

也幾近也言失道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

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禘竈鄭歲弃其次

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

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

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周楚之

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

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

惟人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王為壇以受郊勞

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

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

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

其蓄患賞其德刑刑法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

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

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不然則

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

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

禍禍以告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

不自為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

酒內實寶物妻妾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使諸

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故反盧蒲

癸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慶舍之士

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

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如

林注出奔者能捕執得盜賊以功贖罪反其身使以功贖已

和而慶之

自解

從朝會

死之以教訓

積德以宥之

差教而免之

慶封之屬本

舍慶封子

慶封當國

就於盧蒲

氏朝見卦

姓而後可

如

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苟能復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領禮譬如

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巳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

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使執寢戈而先

後之寢戈親公膳日雙雞卿大夫饗人竊更之以

鴛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

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子雅子尾怒惠公孫慶封

告盧蒲癸以二子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

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平

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

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又焉用盟

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

之所能也佐子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曰禍將

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

此木積於得物也文子曰可慎守也善其不志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慶封之子也子之兆兆龜曰或卜攻讎敢獻其

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

丙辰文子使召之陳元亨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

上之季慶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乃使歸慶

上其病

卷之八

嗣聞之之嗣慶封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

禍作必於嘗嘗秋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後

志悔改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陳無宇

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戕壞也盧蒲姜謂癸曰

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癸告之告欲殺

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癸

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所至公

麻嬰為尸為祭慶巢為上獻上獻先盧蒲癸王何

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罔

人為優優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也而

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各優在樂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子尾抽桷擊

扉桷椽也扉門闔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

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薨屋以俎

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公懼

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陳須無以公歸

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

左傳卷十八

怡美林

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公所故弗克

反陳于嶽嶽里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

美澤可以鑑光鑑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祭

示有所先也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樂

遠散所祭不其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

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聚其族焉而居之

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

取受封之族社

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旒殲盡也旒之也為癸巳

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崔氏之

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

丘在襄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

焉反還與晏子邾殿其鄙六邾殿齊別都以邾

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

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

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

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

五專

若奪而
在外國
一邑亦
不可得
而宰制

買

為之制度使無遷也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使無黜嫚

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

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

癸于北竟釋放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

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也亂治崔杼其有乎

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崔氏

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

戊

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

崔杼尸邊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

以章其罪皆知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

楚公過鄭鄭伯不在楚伯有送勞於黃崖不敬

祭陽宛陵縣西有黃水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

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

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

阿言薄行潦之蘋藻言賤寘諸宗室為宗季蘭尸

左傳 卷一

崔杼弑莊公 魯人欲殺之 崔杼曰 吾聞古之君子 死而後已 而身之

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敬可

奔乎為三十年鄭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

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

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飢寒之不恤誰

違其後也違暇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

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曰遠圖

者忠也成伯榮公遂行從昭宋向戌曰我一人之

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

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

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喪甲之際不王人來告

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

事宜直臣子急慢故於此發也

去王崩日

春秋左傳卷十八

左傳卷十八

癸巳始自子數三十日而得焉九三十干

甲寅自癸巳之日數二十日而得焉

